

# 談乾隆皇帝敕編

## 「四鑑」與鏡匣製作

許媛婷

《西清古鑑》、《寧壽鑑古》、《西清續鑑·甲編》、《西清續鑑·乙編》，為清乾隆皇帝將宮中所藏青銅器整理著錄、繪製圖像的一系列圖譜，由於皆成書於乾隆年間，又因書名都有「鑑」字，遂有「乾隆四鑑」或「西清四鑑」之稱。以往關於「四鑑」成書及其鏡匣製作的關連性，不曾被討論。本文欲透過「四鑑」的纂輯過程，輔以《活計檔》所載有關鏡匣製作的諭示，解開「四鑑」成書時間的謎團，並進一步體認乾隆皇帝長期以來崇尚古尚雅的文化素養。

### 「西清」取名 尚雅之端

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間，以「西清」為名，對內廷度藏古器法物進行整理編繪的大型圖譜，共有二部，一部為《西清古鑑》，另一則為《西清

硯譜》。《西清古鑑》為乾隆皇帝於十四年（一七四九）下令敕編的青銅器圖譜，其後又命人仿《西清古鑑》體例編成《寧壽鑑古》及《西清續鑑》甲、乙兩編；至於《西清硯譜》

則是在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時，命于敏中等人將散置乾清宮東西暖閣或陳列各殿閣的佳硯，整理繪製成硯譜。

此二部譜錄取名為「西清」，



西清古鑑 清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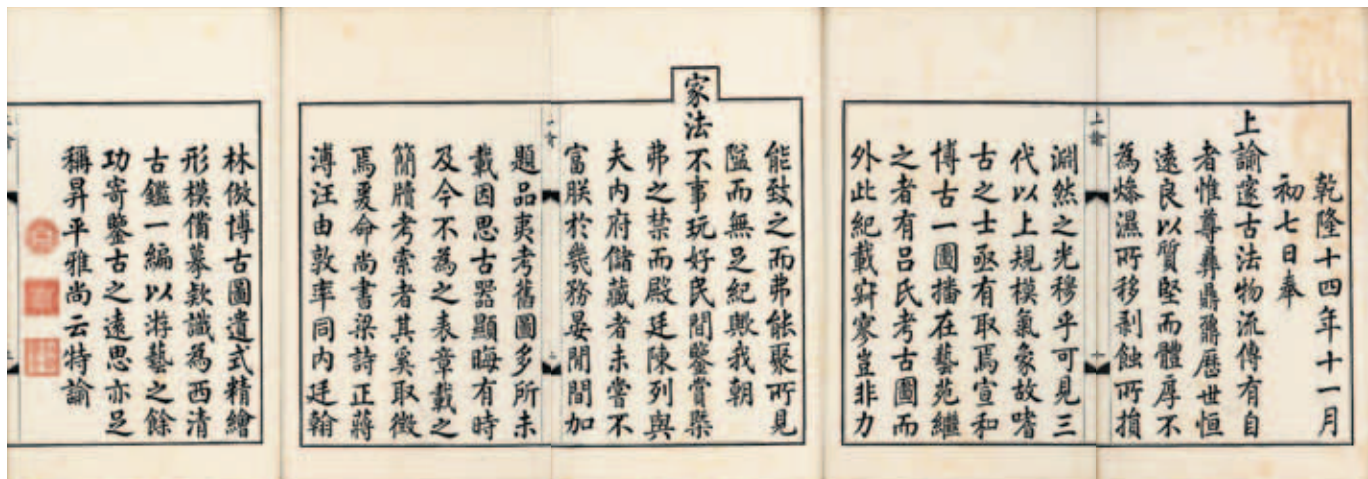
西清硯譜 清朱絲欄寫稿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實與器物的典藏空間有關。現今所見最早將「西清」解釋做空間的記載，是漢朝司馬相如《上林賦》文中所寫「青龍蚴蟉於東箱，象輿蛟蟬於西清」，其中東箱與西清屬於對仗句中的工對，西清即指「西箱（廂）清靜之處」。其後，西清的用法趨多，唐代詩人徐鉉《茱萸詩》詩中「長和菊花酒，高宴奉西清」則被解讀為「帝王宮內遊宴之處」。有趣的是，到了北宋年間致仕文人楊億、劉筠、蘇軾、蘇轍、范鎮等人筆下，西清一詞則分別指涉儲藏皇室御製典籍、書畫、器物等文物的龍圖閣、天章閣、寶文閣、祕閣；或者是皇帝聽講受學的邇英閣等處之代稱。從南宋以迄明代，此一詞義使用更為廣泛，舉凡文官任職的敷文閣、翰林院等館閣之處，皆被泛稱為「西清」。到了清代，則是將入直南書房的侍講學士，稱為內廷翰林，又稱西清專職，因而出現「西清亦指清朝內廷南書房」的說法。（註一）

然而，乾隆皇帝取「西清」二字以為《西清古鑑》及《西清硯譜》兩書名稱，究為何意？西清是否單指南書房而言？從乾隆皇帝於《西清古鑑》卷前上諭所云，知該書繪製的青銅古器主要是取自「殿廷陳列」與「內府儲藏」；而在《西清硯譜》的御製序中則說「內府硯頗夥，或傳自勝朝，或弄自國初，如晉玉蘭堂硯、壁水暖硯，久陳之乾清宮東西暖閣，因思物繁地博，散置多年，不有以蒼綜粹記，或致遺佚失傳，為可惜也。」視書中所繪佳硯，大多來自內府不同殿閣，有貯置乾清宮、養心殿、寧壽宮、懋勤殿、昭仁殿、景福宮等殿，其他像是熱河避暑山莊，或賞賜皇子們的名硯，亦在選繪之列。

從上述二書所收器物的典藏空間來看，似非專指南書房一處而已。乾隆皇帝親撰詩文時提到的「西清」，卻又各有所指，像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所寫《詠漢玉蟠夔方壺》「西清貯古器，銅范有方壺」；四十六年（一七八一）《題舊玉祖丁尊》「銅貯西清致致玉，欲題詞早自懷慙」、《憶昔》「書則西清貯之久，慢論臂病射弗為」（以上收入





西清古鑑 上諭 清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高宗御製詩集·四集》；此外，在他七十一歲（乾隆四十六年）寫下〈用乾清宮西暖閣貯敬天勤民寶之例貯古稀天子之寶於東暖閣既刻古稀說於寶端並繫以詩〉，句中有「西清者恒守（下注小字：謂西暖閣之敬天勤民寶），左个者偶循（下注小字：謂東暖閣之古稀天子寶）」（出自《八旬萬壽盛典》）。再者，宮廷御花園絳雪軒內的匾額上，乾隆帝更是御筆親題詩聯「東壁煥圖書琳琅滿目，西清瞻典冊經緯從心」（出自《國朝宮史》）從上述詩句看來，「西清」既指貯放銅器，又是度藏皇帝御筆親書、書籍典冊之地，更重要的是，乾清宮西暖閣所貯的「敬天勤民寶」印璽，為西清之持守；絳雪軒內匾額的西清則是與東壁相對，則泛指西邊廂房而言。

如此看來，乾隆皇帝心目中的「西清」，既有蘊含西廂清靜之寓意，也有時指為乾清宮西暖閣等地之意；而後來將南書房通稱為西清，實因南書房位於乾清門內的西側廂房，遂有此稱。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奉  
上諭遠古法物流傳有自者惟尊彝鼎鬲歷世恒遠良以質堅而體厚不為煇濕所移利蝕所損淵然之光穆乎可見三代以上規模氣象故嗜古之士亟有取焉宣和博古一圖播在藝苑繼之者有呂氏考古圖而外此紀載窮家豈非力

能致之而弗能聚所見隘而無足紀歟我朝家法不事玩好民間鑒賞禁弗之禁而殿廷陳列與夫內府儲藏者未嘗不富朕於幾務晏閒間加題品夷考舊圖多所未載因思古器顯晦有時及今不為之表章載之簡牘考索者其奚取微焉爰命尚書梁詩正蔣溥汪由敦率同內廷翰

林做博古圖遺式精繪形模備摹款識為西清古鑑一編以游藝之餘功寄鑒古之遠思亦足稱昇平雅尚云特諭

事實上，「西清」一詞，實與乾隆皇帝崇尚尚雅的文化素養有關，其既具有漢司馬相如的西廂原意，又受到北宋致仕文人「用以儲藏皇室典藏文物的殿閣處所」概念的影響，據此以為書名，一方面符合這批器物陳設的空間本意，另一方面，亦有以此宣示「昇平雅尚」的文化用意。

### 做古遺式 《西清古鑑》

乾隆皇帝興起編纂《西清古鑑》的念頭，是在他即位後的第十四年。當年十一月初七日上諭中提到：

我朝家法不事玩好，民間鑒賞概弗之禁，而殿廷陳列與夫內府儲藏者，未嘗不富。朕於幾務晏閒間，加題品夷，考舊圖多所未載，因思古器顯晦有時，及今不為之表章、載之簡牘，考索者其奚取微焉。爰命尚書梁詩正、蔣溥、汪由敦，率同內廷翰林做《博古圖》遺式，精繪形模，備摹款識，為《西清古鑑》一編，以游藝之餘功，寄鑑古之遠思，亦足稱昇平雅尚云。特諭。

他在閒暇之餘觀賞內府度藏的古青銅

瑛、王際華、錢維城、于敏中等十一位詞臣共同纂輯，便足以反映他對此書的重視。

《西清古鑑》全書四十卷，是清朝第一部著錄宮廷所藏古代青銅器的大型圖譜，所收自殷商以迄唐、宋各朝青銅古器，計一千五百二十九件。歷時二年編纂，於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二）成書。其間，乾隆皇帝又於十五年（一七五〇）冬天，命梁詩正等人將內府所藏古銅錢五百六十七枚編纂成《錢錄》十六卷，附錄其後，隔年夏天告竣。然而，《西清古鑑》編纂完成後，卻未馬上付梓。據《國朝宮史》記載，此書為「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校刊」。顯然，乾隆十六年完成的《西清古鑑》四十卷及後附《錢錄》十六卷，是在事隔四年後才交付武英殿刊行。其間原委，令人費解，也值得進一步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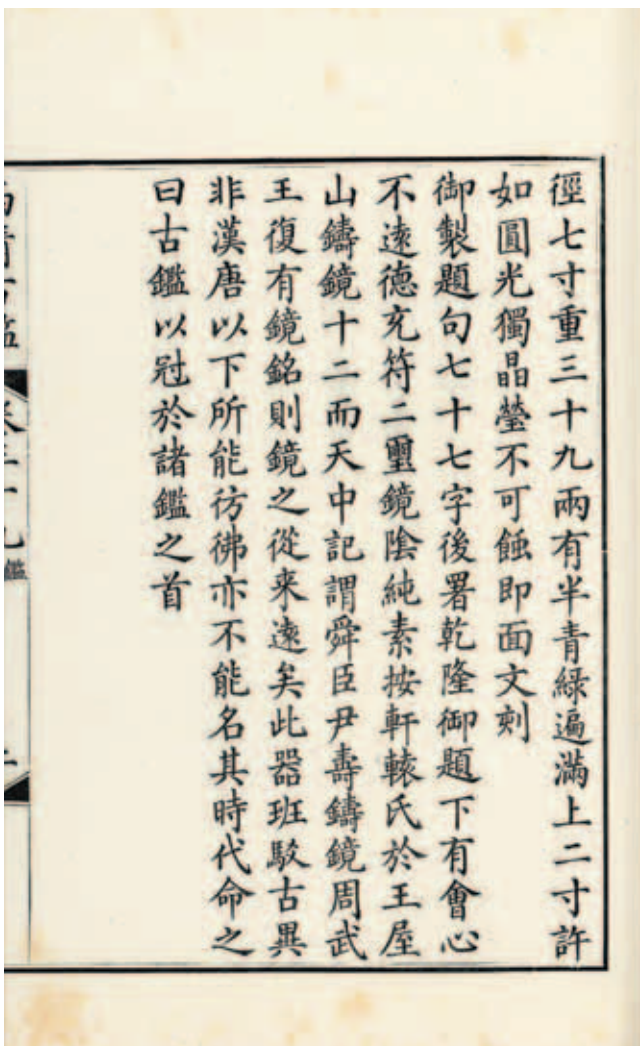
根據《內務府造辦處成做活計檔》（以下簡稱《活計檔》）乾隆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廣木作〉的記載，太監胡世傑交「木胎糊錦（鑑古輯珍）冊頁鏡套一套（內冊頁四冊，

禮器，欲知其淵源，故命人查考舊書附圖，不料多有未載，因而興起編纂禮器圖譜的念頭。論旨中更提到，此書主要是做《博古圖》遺式，精繪形模，備摹款識，可見《西清古鑑》的編纂體例，實係做自北宋徽宗年間王黼所編《宣和博古圖》而來。書中將內府宣和殿收藏的青銅器八百三十九件，依原式或按其比例繪圖，若有銘文則附以拓本、釋文，並詳載器物的尺寸、重量、容量及紋飾等說明。

自西漢迄北宋年間，許多青銅祭器陸續出土，遂帶動呂大臨《考古圖》和王黼《宣和博古圖》的編纂，此二書不單單具有金石學研究承先啓後之功，更重要的，這是在官方主導下將宮廷度藏古禮器加以整理製圖的重要譜錄。而鐘、鼎、彝等古祭器自上古三代以來便視為國之重寶，器以藏禮，是國家權力的象徵。因此，不論從政治或文化層面來看，乾隆皇帝自然相當重視並著手纂輯，從他委派和碩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弘瞻監督，並責成梁詩正、蔣溥、汪由敦、嵇璜、觀保、裘曰修、董邦達、金德

各盛古鏡四面）」（註二）到了同年八月〈表作〉類的記載中，首領鄭愛貴、桂元用圖記帖行造辦處，則是備好畫《西清古鑑鏡匣》的各種應用顏料。到了十七年（一七五二）十一月二十二日〈匣作〉，胡世傑交出「《西清古鑑》假藏經紙籤子，大小三十八個，糊文錦（鑒古輯珍）套四件，內盛空冊頁三十二冊。」奉旨：「將《西清古鑑》籤子著換在《鑒古輯珍》套上並冊頁上，其新做《鑒古輯珍》二套，並冊頁亦貼《西清古鑑》籤子。欽此。」顯然《鑑古輯珍》原為鏡匣的名稱，之後為配合書籍的出版，全數改名為《西清古鑑》。

另外，在十九年（一七五四）十一月初七日〈匣作〉的記載下，則是「員外郎達子、七品首領薩木哈將現做《西清古鑑》套二套（各盛古鏡八面），因裝不下，每套內各墊木板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將套內所墊之木板去了，每套內再添配古鏡八面，成做八冊裝滿。欽此。」當日，達子與薩木哈便將《西清古鑑鏡匣》所需用到的文錦送交太監胡世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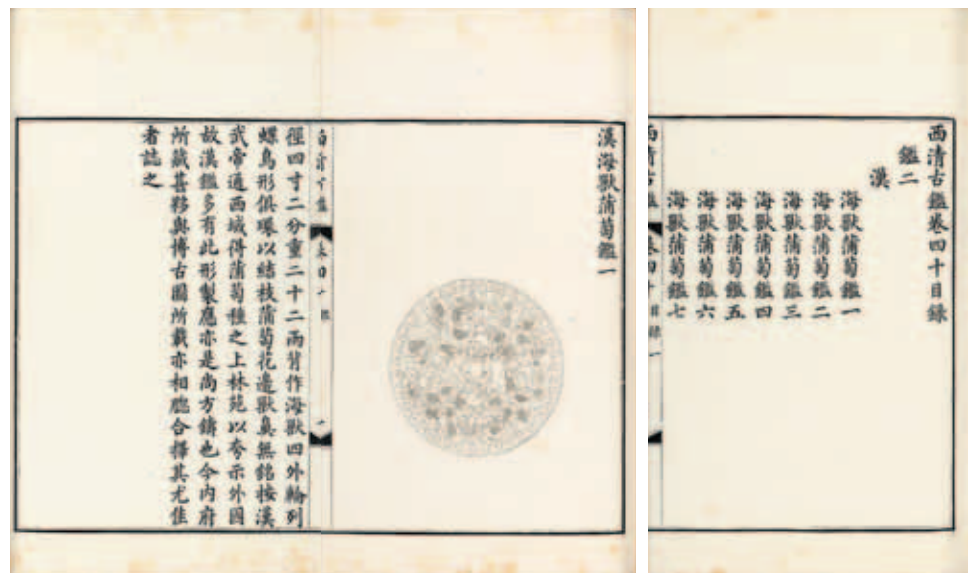
西清古鑑 卷三十九 清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西清古鑑 卷三十九 清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 卷二十八 漢長生鑑 元至大間刊明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西清古鑑 卷四十 漢海獸蒲萄鑑 清乾隆二十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轉奏乾隆皇帝，得到諭旨：「著安寧織做二色文錦八疋。」這八疋文錦，後由員外郎白世秀將蘇州織造安寧所做好的文錦，於乾隆二十年五月十五日及六月初八日分批呈覽，奉旨「交

造辦處用。」造辦處耗時五個月後完成，並在十一月初十日交出（西清古鑑鏡匣）二套進呈。

從時間上來看，自十六至二十年之間，造辦處奉皇帝旨令，將原先做

好的鏡子冊頁匣（鑒古輯珍），改頭換面做成《西清古鑑》二套，每套八冊，每冊兩鏡。巧合的是，鏡匣製作完成的時間，正好與《國朝宮史》所述《西清古鑑》書籍交由武英殿刊行的時間相吻合。而乾隆皇帝的想法，推測是欲待鏡匣初步製作完成，與銅鏡相嵌合後，並輔以書籍出版，才算完成整套的《西清古鑑》。

《西清古鑑》最末二卷所收為「鑑」，計有漢唐銅鏡九十三件。而使用鑑代替鏡字，乃宋太祖趙匡胤因避祖父諱，故將凡與「敬」同音的「鏡」，皆改成「鑑」，因此，自北宋以來便有「以鑑代鏡」的用法。有趣的是，書中卷三十九的諸鑑之首「古鑑」一篇中，因器斑駁古異，無法辨識年代，乾隆皇帝特題詩《古銅鑑歌》其上，詩歌撰寫於乾隆十四年，是他為這批銅鏡所題的第一首詩：

軒轅液金作神物，德合乾坤（按：此詩歌後來收入《御製詩集·二集》乾坤改為天地）明日月。陰陽精氣此蘊鬱，萬八千春豈湮沒。丁甲護持魑魅被，中國光外綠雲蔚。如星重輪

麗天闕，四靈五嶽卒難核。漢唐俗製氣早奪，其祥應不讓屈軼，以燭賢奸洞心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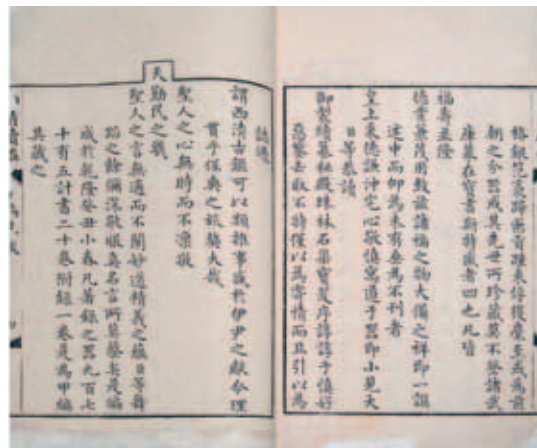
詩末「乾隆御題」下鈐「會心不遠」及「德充符」二閒章。詩中所述，乾隆皇帝先是引用銅鏡相傳為軒轅氏以液金所造，因採陰陽之精，取乾坤之數，故能與日月合神明，與鬼神通其意，以防魑魅、祛疾病的傳說；其次描述銅鏡之上二寸處有圓光，晶瑩不可蝕，旁則銅綠滿佈的狀況；最後以此鏡年代久遠，早已無漢唐俗氣，唯遺留其能指佞人、辨賢奸，以鏡為鑑的文化涵義。至於乾隆皇帝心中尚雅棄俗的觀念，可從詩中「漢唐俗製氣早奪」充份反映其藝術品味。

### 冊頁鏡匣 陳設之用

《西清古鑑》成書之後，自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八月開始，迄於四十二年（一七七七）九月為止，乾隆皇帝分別多次命人為《西清古鑑鏡匣》做耿絹挖嵌冊頁，並命宮廷畫師作畫。根據《活計檔》〈如意館〉的記載，他先後命宮廷畫師方琮、



西清續鑑甲編 清乾隆間內府烏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西清續鑑 鏡匣及畫片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李秉德、袁瑛、沈映暉、楊大章、謝遂、賈全、顧詮、徐揚、周本、黃念、朱憲章、姚文瀚等人分畫，包括冊頁套內的山水、樓閣、人物等畫片。由於這段期間下令繪製的鏡匣畫片或是冊頁畫的指示，都以《西清古鑑》為名，因此可以推測乾隆皇帝對第一次製作的《西清古鑑鏡匣》很滿意，但為了精益求精，很可能後來再命人添做《西清古鑑鏡匣》裏的畫片或書畫冊頁，以為日後陳設之用。

然製作期間適逢乾隆皇帝欲修葺寧壽宮，以為日後歸政後的住所，故自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開始動工，到四十一年（一七七六）正月主體宮殿建築落成。在宮殿落成的一個多月前，即四十年十一月十九日，造辦處《廣木作》突然接到太監胡世傑交來漢唐各式銅鏡一百面，「傳旨：著照齊宮現安《西清古鑑》冊頁套匣一樣配做，先呈樣。欽此。」後於四十一年五月初五日，員外郎四德、庫掌五德、福慶遂將各式古鏡照《西清古鑑》冊頁匣樣，配得合牌樣一件，隨字畫元（圓）光紙樣持進，並得到乾隆皇帝同意「照樣准做」，同時下令「其畫片交如意館姚文瀚等，並董誥、弘曄分畫，字片交懋勤殿翰林們寫。欽此。」之後，並取用內庫所藏香色地白花龍錦糊飾新的《西清古鑑鏡匣》。到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四德、五德將做好的《西清古鑑鏡匣》交太監如意呈進，最後陳設於寧壽宮之內。

上引《活計檔》這段記載，胡世傑所交的漢唐各式銅鏡一百面，與原先

成書時間應該更晚一點，極可能是在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以後至四十六年之間。

至於《西清續鑑》甲·乙編，則與《西清古鑑》的關係更為直接。在《西清古鑑》成書三十年後，乾隆皇帝命人將內府陸續蒐得青銅器，又再重新加以整理，成為後來的《西清續鑑》。據以王杰為首，董誥、彭元瑞、金士松、王保、瑚圖禮、那彥成等七人共同撰述《西清續鑑·甲編》跋文所述：

《西清古鑑》書成越三十年，論纂內府續得諸器為《西清續鑑》，未載事載，越十三年，命臣等校補續。全帙既具，謹綴言於後。……是編成於乾隆癸丑小春，凡著錄之器九百七十有五，計書二十卷，附錄一卷，是為甲編，其藏之盛京者，釐為乙編。

《西清續鑑》開始著手編纂時間為乾隆四十六年，然後最後完成的時間則為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一七九三）春天。其中，因為陳設地點不同而有甲、乙編之分，甲編置於宮中的快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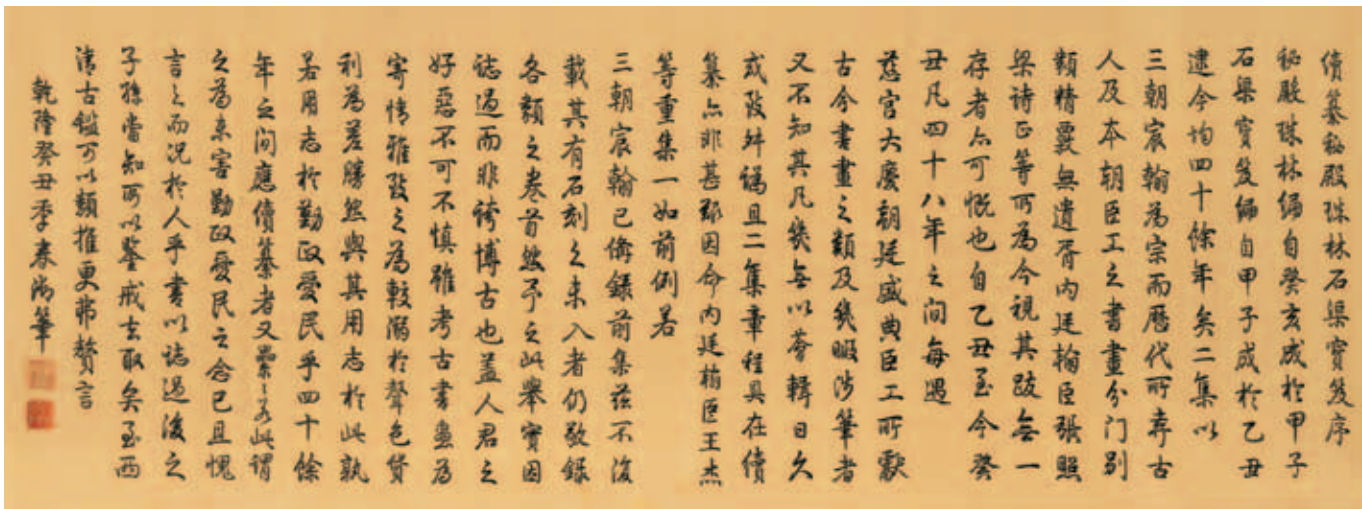
《西清古鑑》書中所載九十三面銅鏡數字不同，可知是重新製作的鏡子冊頁匣。雖然所記鏡子數量與《寧壽鑑古》書中最後收錄的一百零一面仍有一面之差，這或許是當時記錄有誤，或日後奉旨添補加入，亦未可知。而最終於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置放寧壽宮陳設，更可推知此套是特別為祝賀宮殿落成而製作的。此點可在沈初成書於嘉慶年間的《西清筆記》中得到印證：內府所藏銅器，備載《西清古鑑》一書。寧壽宮落成，上命以成書後所得之件，選貯於內，命纂《寧壽古鑑》。體例視《西清古鑑》，而所貯不及十之二三。

《寧壽鑑古》十六卷，原取名為《寧壽古鑑》，體例又視《西清古鑑》而來，故此二書關係不言而喻。而《寧壽鑑古》是在寧壽宮落成之後所編成的，與《活計檔》中鏡子冊頁匣製作時間的記載相符。雖然從現今所見《寧壽鑑古》書中無法看出成書時間，但應比劉雨《乾隆四鑑綜理表》推測的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一七八一）間（註三），更明確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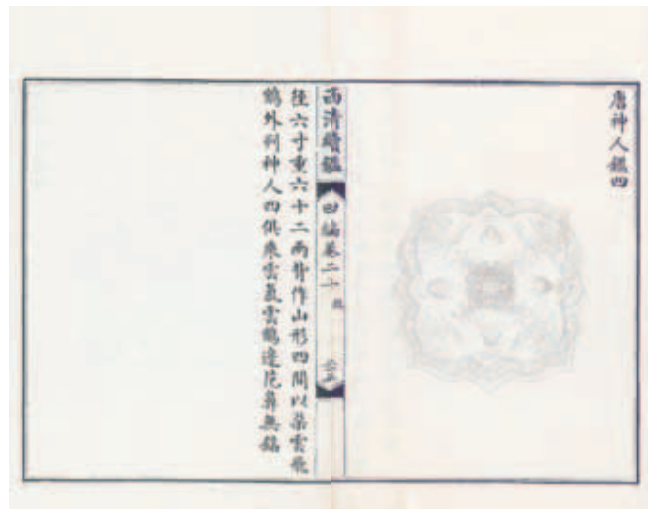
堂，乙編則置於盛京。從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二月到十二月《活計檔》《廣木作》的記載，可以從鏡匣製作看出與書籍之間的關係。

旨：著交舒文照先做過《西清古鑑》冊頁套匣樣款一樣，配做一分，將冊頁每九冊配花梨木外套匣一件，共五十四冊，配外套匣六件，盛裝得時交盛京陳設。欽此。

到了七月十三日，造辦處收到蘇州織造寄來的香色地牙色白花龍錦一疋，做為糊飾盛京《西清古鑑鏡匣》冊頁殼面用。但因只有一疋，加上庫存的四疋，擔心不足應用，所以又請蘇州照樣傳織幾疋，交太監鄂魯里呈覽。奉旨：「准用此錦糊飾。再傳與蘇州照樣織做二疋送來。」最後，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造辦處將做好的《西清古鑑鏡匣》六套，先安在養心殿呈覽。而隨交出的《西清續鑑·乙編》書二套，奉旨：「《西清古鑑》並書二套，俱交內務府大臣派人送往盛京安設。」可知此時《西清續鑑·乙編》書籍已初步編成，而與製作完成但尚未更名的《西清古鑑鏡匣》，



清 絲絲乾隆御筆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西清續鑑甲編 唐神人鑑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一同送往盛京陳設。  
到了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活計檔》〈廣木作〉記載鄂魯里又交「漢唐各式古鏡一百面（隨鏡譜畫紙樣一百張·懋勤殿）」奉旨：「照先做過〈西清古鑑〉冊頁套匣樣款一樣，配做一分。」最後，四十九年（一七八四）五月初四日，太監鄂魯里傳旨：「現成做〈西清古鑑〉冊頁套匣一分，得時在絳雪軒陳設。欽此。」然同年九月二十六日，造辦處則是將全數做好的「〈西清古鑑〉冊

頁套匣一分，內盛古銅鏡一百面，安在養心殿呈進，交快雪堂。」可知此套內有銅鏡一百面的鏡匣原欲置於絳雪軒，最終放入快雪堂，正符合《西清續鑑·甲編》書籍鏡子數量。

綜上所述，乾隆皇帝在四十六年命人開始編纂《西清續鑑》書籍，到了四十七年十二月以前，《乙編》書籍已初步編成，連同製好的鏡匣一同送到盛京；四十九年九月，又將新製好的鏡匣（收入《甲編》書中），放入快雪堂陳設。不過，當時「續鑑」名稱可能僅用於書籍，並未及於鏡匣，故造辦處於承製期間仍習用《西清古鑑》的舊稱，直到製成後才將鏡匣定為《續鑑》，且未分甲、乙。這也就是本院新入藏鏡匣內銅鏡雖屬甲編內容，然鏡匣封面之簽條僅載《西清續鑑》，而未載甲編二字之由。

自乾隆四十九年到五十八年之間，《活計檔》未見有關《西清古鑑》或《西清續鑑》鏡子冊頁匣的製作記錄。直到五十八年五月十四日，如意館接到懋勤殿傳旨辦理的「《西清續鑑》、《寧壽鑑古》二書，總共

七千四十八件。擬至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巡幸熱河以前，計期二十三個，寫繪全竣。畫圖著如意館畫，畫人迅速分畫，字著懋勤殿寫。欽此。」同年九月十九日，乾隆皇帝在看到呈覽的《西清續鑑》、《寧壽鑑古》二書後，又再度下旨：

如意館現畫《西清續鑑》、《寧壽鑑古》二書圖樣細緻，畫的慢者向銅板處要人進內幫畫，不致遲誤。欽此。由於這十年之間，乾隆皇帝並沒有再命人製作鏡子冊頁匣的諭旨；又視其五十八年所下諭旨內容，純粹是針對書籍所繪圖樣而言。

總而言之，從《活計檔》記載看來，專為陳設之用的《寧壽鑑古》、《西清續鑑（乙編）》及《西清續鑑（甲編）》鏡匣，先後於四十二年十一月、四十七年十二月，以及四十九年九月製成，並分別進入寧壽宮、盛京、快雪堂；至於《西清續鑑·乙編》書籍則於四十七年十二月以前初步編成，比起最後成書於五十八年的《甲編》更早。而於五十八年命銅版處畫士迅速將《寧壽

鑑古》、《西清續鑑·甲編》、《西清續鑑·乙編》等書重新繪製的書籍，極有可能便是今日所見的墨繪本。

乾隆皇帝從十四年開始編纂《西清古鑑》，其間編《寧壽鑑古》，直到五十八年《西清續鑑》甲、乙編的成書為止，總計長達四十四年，佔其統治時間的四分之三有餘。據余慧君的研究指出，乾隆皇帝欲透過這部書籍的編纂，以宣示其對於上古禮制歷史的尊敬態度，並藉以彰顯大清王朝正統性及其文化成就的意圖。（註四）這是後代學者的詮釋，然對敕修者乾隆皇帝而言，他花了四、五十年的時間將宮廷所藏各種珍貴的古書畫、器物整理著錄、繪圖問世，究竟爲了什麼？或許從他八十二歲所寫的《續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更可以看出他真正想法：

然予之此舉，實因誌過，而非誇博古也。蓋人君之好惡，不可不慎。雖考古、書畫爲寄情雅致之爲，較溺於聲色貨利爲差勝，然與其用志於此，孰若用志於勤政愛民乎。……書以誌過，後之子孫，當

知所以鑒戒去取矣。至西清古鑑可以類推，更弗贅言。（註五）

顯然乾隆皇帝晚年在回顧他一生的文化功過時，雖仍肯定考古、書畫收藏爲其博古尚雅的個人志趣，但更擔心後代子孫會有樣學樣，而忽略身爲人君勤政愛民的責任與使命，故冀能以此做爲鑒戒去取行事準則，而此種愛物自省情懷，實爲乾隆皇帝長期以來崇古尚雅的文化素養所致。

本文撰寫期間，承蒙本院登錄保存處沈建東先生就鏡匣工藝製作提供寶貴意見，並彼此討論書籍刊行與鏡匣製作時間之關連性，使筆者獲益良多，在此謹申謝忱。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註釋

1. 姚大勇，〈「西清」釋義補正〉，《辭書研究》，二〇〇八年第一期。
2. 文內引用之《內務府造辦處成做活計檔》出自國立故宮博物院購買之《活計檔》檔案。
3. 劉雨，〈乾隆四鑑綜理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四月。
4. 余慧君，〈Bronzes from Afar Chien-lung's "Hsi-ching Hsu-chien Chien-fu" = 十全武功戰利品：乾隆的《西清續鑑甲編附錄》〉，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二〇一一年九月。
5. 清沈初、彭元瑞等敕編《御製文三集》卷九，清嘉慶間內府烏絲欄寫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